

汉语可能补语的不对称现象

吕俞辉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提 要: 肯定/否定的不对称现象是汉语可能补语句的典型语法特点。可能补语的不对称现象在语法层面可归因于可能补语肯定/否定句对动词选择的不同, 对句式选择的不同以及可能补语可以充任的句子成分的不同。在语义层面, 可能补语的主语、宾语和状语的语义类型影响着可能补语肯定/否定形式的分布。在语用层面, 可能补语肯定/否定形式的互补分布也造成了肯定/否定形式的不对称现象。

关键词: 可能补语; 肯定; 否定; 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3)06-0043-4

The Asymmetry of Mandarin Chinese Potential Complement

Lu Yu-hu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The asymmetry of affirmation and negation is typical of Mandarin Chinese potential complement structure. Grammatically, the asymmetry of potential complemen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different choices of verbs in affirmative or negative sentence, different types of syntactical construction and different sentence elements composed by the potential complement. Semantically, the subjective, objective and adverbial semantic types of potential complement can influence the 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complement's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forms. Pragmatically, the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of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types of potential complement can lead to the asymmetry of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forms.

Key words: potential complement; affirmative; negative; asymmetry

按照标记理论,在通常情况下,在肯定/否定这对范畴中,肯定是无标记的,否定是有标记的。从使用频率上看,否定句的使用频率要大大低于肯定句。可是在可能补语“V得/不C”中,肯定句出现的频率却远远低于否定句。“V得/不C”结构中很多否定句如果改成肯定句都不成立或不符合国人的语感。如“他离不开音乐,也离不开新闻”;“布什坐不住了”。据吕文华的统计,在实际语言中,否定式与肯定式的出现比例差不多是30比1(吕文华1995)。

关于可能补语不对称的原因,学者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吕叔湘和吴福祥提出可能补语“V得/不C”的来源不同,会使其出现不对称现象(吕叔湘1990)。沈家煊认为,可能补语“V得/不C”的语法化程度不同,也会使其出现不对称现象。他还运用标记理论,分析了语言运用中的“省力原则”、“象似性原则”和“经济原则”对可能补语的

肯定/否定不对称的影响(沈家煊2005)。学者们从功能主义的角度,使用不同的理论,如不对称理论和标记理论、语法化理论和认知理论等对这种不平衡现象进行解释,希望找出其不平衡、不对称的原因。以往的研究多是纯理论性的研究与阐释,研究层面停留在语言结构外部,主要从语言的使用情况来寻找对可能补语不对称的解释,但是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更看重的是运用什么样的语言单位组成可能补语句才符合规则,他们需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语法规则、语义规则和语用规则。基于此,我们考察了2002年《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一年的文章中出现的可能补语,共析出可能补语肯定句二千九百多句,可能补语否定句一万六千多句,并在研究过程中使用北大语料库和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作为佐证。本文将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视野下,从语法、语义和语用3个平面分析可能补语肯定/否定

形式的不对称现象,探讨其形成的原因。

1 语法层面的原因

在语法层面上,可能补语“V 得/不 C”对动词和句式的选择及“V 得/不 C”充任的句子成分的不同,都会造成可能补语肯定/否定形式的不对称。

1.1 动词的选择

通过分析语料,我们发现,从可能补语“V 得/不 C”中的“V”出现的总数情况来看,在可能补语的肯定形式中,动词的选择受到限制,可以出现在可能补语肯定形式中的动词共 233 个,而出现在否定形式中的动词共 704 个。也就是说,只出现在可能补语否定形式中的动词约为可以出现在可能补语肯定形式中的动词的 3 倍。

从动词的单、双音节来看,在可能补语的肯定形式中双音节动词受限程度比在否定句中高。

第一,在我们的语料中,可能补语肯定句中使用的双音节动词共有 28 个,占可能补语肯定句的 12%,而在可能补语否定句中使用的双音节动词共有 216 个,占可能补语否定句的 31%。在可能补语的肯定句中,无论是双音节动词的数量还是双音节动词可能补语句所占的比例,都远远低于可能补语否定句。

第二,汉语中有一些包含同一语素、意义相近的单/双音节动词,如“办理/办、保护/保、闭合/闭、辩识/辩、擦涂/擦、冲刷/冲、抽调/抽、传达/传、创造/造、调动/调、分配/分、看管/看、扛负/扛、窥见/窥、连接/连、领悟/悟、燃烧/烧、生长/长、舒展/展、计算/算、填写/填、修理/修、招聘/招”等都能出现在可能补语的否定句中。例如:

① 倘若有一种涂料涂上房子能让大火烧不着,不就可以避免许多火灾损失吗?

② 屋顶被喷上大量的水,看样子再燃烧不起来了。

而出现在可能补语肯定句中的往往只有单音节动词,双音节动词在可能补语的肯定句中受限更多。例如:

③ 这种人等于拿个火把来烧天,烧得着吗?(* 燃烧得着吗?)

第三,我们考察了《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2001 年修订版)》甲级词动词中可以出现在可能补语位置上的双音节动词,共计 46 个,列举如下:表现、表演、参加、锻炼、发现、发展、翻译、服务、复习、负责、改变、感谢、高兴、回答、活动、集合、继续、坚持、检查、建设、教育、解决、进行、决

定、利用、了解、领导、认识、生产、生活、使用、收拾、讨论、团结、喜欢、相信、休息、学习、研究、运动、展览、掌握、照顾、注意、准备、组织。

我们把这些双音节动词置于我们所搜集的语料中检索,并使用北大语料库进行验证,发现其中有 24 个动词只有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没有肯定形式。这意味着,《大纲》甲级双音节动词中,有超过 52% 的双音节动词只出现在可能补语的否定句中。由此可见,双音节动词在可能补语肯定句中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使得可能补语中“V 不 C”中的“V”是双音节动词的情况明显高于“V 得 C”中的双音节动词,进而造成可能补语的肯定/否定形式出现了不对称现象。

1.2 汉语特殊结构的影响

在我们的语料中,有一些特殊句式只能用于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不能用于肯定形式,这也是造成可能补语肯定/否定不对称的原因之一。如:

句式 1: 怎么 + V + 也 + V 不 C, 怎么 + 也 + V 不 C

④ 上面用黑字写上办假证的广告,怎么涂也涂不掉。

⑤ 许多顾客打开包,试着再包,怎么也包不出来。

句式 2: V + 又 + V 不 C, V + 都 + V 不 C

⑥ 张贴“性病”和庸俗不堪的小广告,抓又抓不着,真让人心烦。

⑦ 现在他成了大腕了,你请都请不来了。

句式 3: 想 + V + 也 + V 不 C

⑧ 有人在说,电梯上全是人,想下也下不去。

句式 4: 越 + V + 越 + V 不 C

⑨ 这形势我越看越看不懂了。

句式 5: 等 + V 不 C 再……, 等 + V 不 C 才……

⑩ 就任凭它在车前插着,等搁不下了再一并清理。

⑪ 奶奶每次送我,一定要等看不见我才回去。

句式 6: 有 + N + V 不 C, 有 + N + 也 + V 不 C

⑫ 售货小姐比上次还要客气和周到,愣是让我有火发不出。

⑬ 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可买的,有钱也花不出。

句式 7: 再也 + V 不 C

⑭ 她头如小鸡啄米,话如此反复不停,大家再也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

句式 8: V + N + V 得/不 C

当 V 是持续动作时,“V 不 C”不限制 V 的重复,“V 得 C”却要限制 V 的重复加以限制。所以,这个句式也倾向于使用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较少用于肯定形式。我们可以说“他爬山爬不动了”,却不能说“他爬山爬得动了”。例如:

⑮ 每当我看书看_不下去的时候,就想起了东方齐洛瓦。

句式 9: V/A 不到哪里去

在这一格式的陈述句中,“不到哪里去”前常常是形容词,整个句式表示这一形容词所表示的意义不会到达很高的程度。这种形容词有“贵”、“冷”、“好”、“差”、“忙”、“黑”、“难”、“亏”和“高”等等。它们在陈述句中只能说“好不到哪儿去”,而不能说“好得到哪儿去”。例如:

⑯ 标价三块钱的荔枝,比西瓜贵_不到哪儿去。

除上述 8 个句式外,还有一些从古汉语遗留下来的结构,只有肯定形式。如双音节动词 + 不及“应变不及、制动不及、调整不及、刹车不及、扑救不及、躲避不及、追悔不及、躲闪不及、始料不及、追赶不及、疏散不及、灭火不及”等;双音节动词 + 不下“僵持不下、争执不下、屡攻不下”等;屡 + V + 不 + C“屡拨不通、屡攻不进、屡查不清、屡攻不下”等;久 + V + 不 + C“久等不来、久找不见、久攻不下”等;V + 之 + 不 + C“取之不尽、灭之不绝、避之不及、挥之不去、赶之不走、取之不竭、驱之不尽、求之不得”等。

上述这些古汉语遗留下来的格式只有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没有肯定形式。这一现象可以用语法化理论来解释。吴福祥(2002)认为,“V 不 C”的来源跟“V 得 C”无关,它们是从不同的古汉语结构语法化而来。吕叔湘也指出“语其由来,未必为‘得’字之省略,盖旧来自有此种句法,如‘呼之不来、挥之不去’,唯本用以表实际之结果,今用以表悬想之可能而已”(吕叔湘 1990)。上述结构是在语法化进程中保留下的特殊结构,它们或是“V + O + 不 + C”,或是“状语 + V + 不 + C”,或是“V + 之 + 不 + C”。观其节律,我们发现它们都是 2 + 2 的组合,它们都是可能补语否定形式语法化过程中上游的结构,现在被固定下来,形成一种近似熟语一样的结构。可能补语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的来源不同,因而这些结构现在就没有肯定形式。

1.3 句子成分的选择

一般来说,只有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可以充当句子的补语,肯定形式不能出现在补语位置上。

我们能说“黑得看不见路”,不能说“亮得看得见路”。例如:

⑰ 在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获得金牌的张洁雯和杨维高兴得_{合不}拢嘴。

⑱ 听了老公的一番言辞切切的表白,我气得一句话也_说不出来。

可能补语在句中也可以作状语,但是在我们的语料中,只有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才能充当状语。例如:

⑲ 王师傅现在既有关节炎、又有颈椎病,手还总是_{控制不}住地抖。

⑳ 想到这里,我的眼泪_{禁不}住流了出来。

综上所述,语法层面上的限制条件不同是造成可能补语肯定/否定的不对称的原因之一。

2 语义层面的原因

2.1 主语语义类型的影响

主语的语义类型会影响到可能补语肯定和否定形式的应用。根据我们的语料,在陈述句中,表示周遍性意义和任指的主语一般要求句中是可能补语的否定句,而非可能补语的肯定句。例如:

㉑ 几天下来,张女士急出了神经衰弱,夜夜_{睡不}着觉。

㉒ 为了您的消息,天天_{睡不}好,眼眶都哭红了。

2.2 宾语语义类型的影响

宾语的语义类型也会影响到可能补语肯定和否定的应用。在含有可能补语的陈述句中,如果宾语指的是不确定的事物或人,有“谁”或“什么”一类表周遍意义的疑问代词作受事宾语,或者有“谁”、“什么”和“丝毫”等词语作修饰语的宾语,一般来说,这样的宾语只能用于否定句,而不出现在可能补语的肯定句中。例如:

㉓ 我打了妹妹一下,苦笑着,_说不出什么。

㉔ 他自己看了好几遍,实在_{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这才决定定稿。

㉕ 在她轮廓分明的脸上,我_{找不}出丝毫年龄的痕迹。

2.3 状语语义类型的影响

状语的语义类型同样会影响到可能补语肯定和否定形式的使用。在我们的语料中,如果可能补语前出现了“始终”、“根本”、“总是”和“丝毫”等极致性词语时,通常是可能补语的否定句,这些词很少出现在可能补语的肯定句中。例如:

㉖ 新款赛车速度_{始终}提不上去。

㉗ 但工作人员_{根本}听不进去,双方发生了

争执。

⑳ 她女儿订阅的《米老鼠》杂志总是收不到。

从语义上说,可能补语的肯定式表达的是:当说话者对“能实现某种结果或趋向”把握不大,或表达“勉强能实现某种结果或趋向”的意义(刘月华 1980)。而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则是表达了强烈的结果或趋向不能实现的意义。从语义强度上说,“V 得 C”的语义强度很弱。正如石毓智所说,“在自然语言中肯定/否定的使用遵循下列法则:肯定程度低的用于否定结构的几率就大,肯定程度高的多用于肯定结构,肯定程度不大不小的用于肯定式和否定式的几率大致相等”(石毓智 2001: 83 - 84)。语义决定了可能补语肯定和否定会出现不对称现象。

3 语用层面的原因

从语用层面看,可能补语的肯定式受到了诸多的限制,甚至可以说可能补语的典型范畴就是否定形式。尽管一般来说肯定是无标记的,否定是有标记的,但若针对可能补语句,则否定形式是无标记项,肯定形式是有标记项。根据我们的语料,就可能补语的分布而言,可能补语的肯定式常用于下列结构中。

3.1 否定句

“V 得 C”的前面常常有否定副词“不”、“没有”,有时没有否定词作为标记,但我们可以从语境中看出,整个句子是否定的。例如:

㉑ 北京再也不是什么房子都卖得动的市场了。

㉒ 一开始没人看得起我们,但我们凭借坚强的意志走到了决赛。

㉓ 没有金银万两,断难买得起万册图书。

3.2 问句

可能补语的肯定式多用于问句中,包括疑问句和反问句,其中反问句占绝大多数,也可用于对这样的问句的回答句中。例如:

㉔ 他们要解决的是:这球怎样才踢得进?

㉕ 内心深处,我却在问自己:没有网的日子真的还好吗?网络的路,是否真的放得下?

3.3 肯定/否定对举的句子

㉖ 她耗得起,我可耗不起。

㉗ 我觉得这不是挺得住、挺不住的问题。

3.4 两个以上的肯定式并举的句子

㉘ 大胆引进人才……造成一种人员进得来、出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氛围。

㉙ 干这行必须能够坐得住,能静得下心来。

3.5 假设复句和条件复句

㉚ 只要拿得出钱来,根本不用自己执笔。

㉛ 如果信得过我,就将包裹大胆地存放在这里。

可以看出,可能补语的肯定形式“V 得 C”分布受限程度较高,主要出现在否定句、疑问句、反问句、回答问话、连用和对举等这样的句子中,可是对否定形式“V 不 C”却没有这些限制。或许我们可以用现实句和虚拟句来解释这一现象。语言中的现实句多用陈述句来表达,虚拟句多用条件句、假设句、意愿句、祈使句和疑问句来表达。可能补语的肯定和否定形式在现实句和虚拟句中是互补的:在现实句中使用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在虚拟中使用可能补语的肯定形式。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能补语肯定/否定的不对称,在语法层面,可归因于可能补语肯定/否定句对动词选择的不同、对句式选择的不同以及可能补语可以充任的句子成分的不同。在语义层面,可能补语的主语、宾语和状语的语义类型影响着可能补语肯定/否定形式的分布。在语用层面,可能补语肯定/否定形式的互补分布也造成了肯定/否定形式的不对称现象。如果我们向学习者,尤其是初中高级汉语学习者,说明可能补语肯定形式的受限范围,将有助于减少偏误,降低他们学习可能补语的难度。

参考文献

- 吕叔湘. 与动词后“得”与“不”有关之词序问题[A]. 吕叔湘. 吕叔湘文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吕文华. 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补语系统[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4).
- 沈家煊. 也谈能性述补结构“V 得 C”和“V 不 C”的不对称[A]. 沈家煊 吴福祥 马贝加.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石毓智. 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
- 吴福祥. 汉语能性述补结构“V 得/不 C”的语法化[J]. 中国语文,2002(1).

收稿日期:2013-07-20

【责任编辑 谢群】